

郑伟章 姜亚沙 著

湖湘近现代文献家通考



岳麓书社

湖湘

近现代文献家通考

郑伟章 姜亚沙 著

雲陽樓看山約

長沙秋毫以麓山為勝郡城看

雲陽樓為宜林踞明藩松

松真同人擇花者若陽

俾府兩能取重陽可也

作賦或分款以留題

咸國能房者輝經富真雲峰

雲良會能達本無空谷區心

使山雲負石屏藏黃本無石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湖湘近现代文献家通考/郑伟章著. —长沙:岳麓书社, 2007

ISBN 978 - 7 - 80665 - 958 - 8

I. 湖... II. 郑... III. ①文献学—文化工作者—列传—湖南省—近代②文献学—文化工作者—列传—湖南省—现代 IV. K825.4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7)第 164724 号

湖湘近现代文献家通考

作 者:郑伟章 姜亚沙

责任编辑:饶 毅 向敬之

封面设计:莫 彦

岳麓书社出版发行

地址:湖南省长沙市爱民路 47 号

电话:0731—8885616(邮购)

邮编:410006

网址:www.yueluhistory.com

2007 年 11 月第 1 版第 1 次印刷

开本:890 × 1240 1/32

印张:8.25

字数:250 千字

印数:1—3,000

ISBN 978 - 7 - 80665 - 958 - 8/I · 803

定价:18.00 元

承印:湖南东方速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请与本社印务部联系

电话:0731—8884129

目 自 序 目

最近,获悉家乡湖南已启动一项惊世工程,将历代有关湖南及湖南乡贤重要典籍、重要著述,荟萃裒集为一巨大出版工程——《湖湘文库》,并逐渐重加整理出版行世。这一伟大工程是在湖南省委、省政府的直接领导下进行的,并拨出巨款在财力上予以大力支持和保障。这真是一个富有远见的历史性决断!这真是一项积功积德的大好事!整理出版先贤遗著、桑梓文献,早已被人们喻为“葬白骨,哺遗儿”,“上以寿作者之精神,下以惠后来之沾溉”的善事。张之洞在《书目答问》中就专门列了一节《劝刻书说》。他主张:“刻书必须不惜重费,延聘通人,甄择秘籍,详校精雕。”“刻书者传先哲之精蕴,启后学之困蒙,亦利济之先务,积善之雅谈也。”

大湖以南,其星翼轸,其山衡岳九嶷,其水沅湘资澧,其湖洞庭泽国,水木清华,物产丰富,人杰地灵。尤其近现代以来,湖南更是人才辈出,样样不落人后。比如,湖南的文献事业自陶澍、魏源、曾国藩而后,更是如朝阳升起,勃勃蓬蓬地向前发展。有一件事不无遗憾,就是湖湘历史上虽有如此众多的文献大家,但到目前为止,尚无一部专著研究湖南近现代涌现的这些文献家及他们的文献活动。受《湖湘文库》这一伟大文化工程启动的鼓舞和催动,我们——在北京工作的湖湘人——奋力撰写了这一拙著《湖湘近现代文献家通考》,荟萃了自伍定相、王夫之以来,特别是近现代湖湘涌现的文献家近80人的列传及他们从事文献活动的史实。

清末,苏州著名学者叶昌炽撰写了一部不朽之作《藏书纪事诗》七卷,被人誉为“二百数十年间无人荟萃之创作,文字一日不灭,此书

必永存天壤”。这部书的六卷本就是于光绪二十三年十月由他的学生江标(元和县人,时任湖南学政)在长沙雕梓行世的。这是我国有史以来第一部记录文献家的专著。其七卷本共收录自唐末五代以迄清末的文献家约700余人。可是,湖南文献家在这部书中所占的分量实在可怜,仅涉及三人。一是宁乡的刘康,在他的名字之下,仅引用了何绍基的诗一首;一是湘潭的袁芳瑛,在他的名字之下,仅有两行多字的短短说明;一是巴陵方功惠碧琳琅馆,稍稍有500字的记述。这次,我们在经过长年考索,广泛积累史料和撰写《文献家通考》的基础上,撰成这一拙著,几乎篇篇多是带考据性质的文章。比如前述宁乡刘康、湘潭袁芳瑛、巴陵方功惠,我们就大大丰富了其生平传记及文献活动史料。有的或根据近代各家书目题跋著录所涉及及其藏书情况和藏书印记,雪泥鸿爪,旁征博引,积聚成篇。有的则是在研读其所遗存于世的藏书书目题跋或所刻印丛书,寻根讨源,以构成篇。

通读拙著,可以发现,湖湘在近现代文献事业史上有如下一些明显特点:

一、大文献家辈出。如道州何氏五代藏书,延绵百年,所藏达十餘万卷,且大多经朱筠朱锡庚父子、徐松、翁方纲、王筠、张穆等人递藏或手校,学术价值极高。改革家陶澍也是三世聚至十万余卷,其印心石屋名满天下。衡阳常大淳官至巡抚,忠烈报国,其潭印阁藏书三万余卷,从近代一些著名书目题跋尚能寻其踪迹。曾国藩的“书癖”不亚于钱谦益、黄丕烈诸人,曾“贷百金,过金陵尽以购书,不足,则质衣裘以益之”。清初有慈仁寺书市寻渔洋即王士禛的雅谈,到清中期,则有琉璃厂书肆曾国藩侍郎结良友的趣闻。道光二十七年某日,曾氏至琉璃厂书肆觅书,与贵筑莫友芝邂逅,邀至虎坊桥寓所畅谈目录学,二人遂结为终生好友。同治九年正月初,这位刚到京赴任武英殿大学士、直隶总督并赐紫禁城骑马的显赫高官,“书癖”仍不减当年,急忙“至琉璃厂书肆,纵观书籍”,故其富厚堂藏书达30餘万卷,不是偶然的。至于袁芳瑛卧雪庐、方功惠碧琳琅馆、叶德辉观古堂、陈清华郁斋,更是闻名全国、举足轻重的赫赫大家。其他如王礼培、陈毅、袁思

亮、叶启勋、叶启发等也都是饮誉全国的文献大家。

二、历来就具有重视整理乡邦文献的优良传统。从明末周圣楷撰《楚宝》一书后，至清中后期的邓显鹤编纂《资江耆旧集》六十四卷、《沅湘耆旧集》二百卷、《楚宝增辑考异》四十五卷，都是有名的乡邦文献。湘潭罗汝怀参与编纂《湖南褒忠录初稿》五十二卷、《湖南通志·艺文志》八卷之外，还编纂《湖南文征》一百九十卷，以与邓氏两诗集一文一诗并重天地间。光绪年间，湖广会馆在京师宣武城南之兰冕胡同忠义祠建楚宝藏书，刘人熙撰《楚宝目录》，蒐聚两湖乡贤著述，以供在京师任职的两湖籍官员借阅，这是在中国历史上所办最早的一所图书馆。陈运溶辑录有关湖湘及各州县地记和图经佚书，为难得之品，成《麓山精舍丛书》一辑。他还撰写《湘城访古录》十七卷、《湘城遗事记》九卷等。湘阴郭嵩焘曾属多人续纂邓显鹤《沅湘耆旧集》，周铤诒字仲潭号笠樵，已辑成《沅湘耆旧集续编》一百八十六卷，所续诗始自邓显鹤，迄于郭嵩焘，凡增录1796人之诗。此书过去一直以为已经毁于战火。最近北京大学漆永祥先生告诉笔者，是书今尚存于美国芝加哥大学东亚图书馆。整理湖湘近现代乡邦文献的一项重大任务，是蒐聚、整理、出版清初伟大思想家王夫之的《船山遗书》，在这方面出力的有王啟、王启原、邓显鹤、邹汉勋、曾国藩曾国荃兄弟、郭嵩焘、罗汝怀、周安涛周逸父子等。尤其是曾国藩虽居钦差大臣、协办大学士、两江总督高位，在指挥千军万马攻打金陵，如此戎马倥偬之际，尚如一介寒素书生，偷闲亲自校阅《船山遗书》中的《礼记章句》四十九卷、《张子正蒙》九卷、《读通鉴论》三十卷、《宋论》十五卷、《四书》《易》《诗》《春秋》诸经稗疏考异十四卷，共117卷，并“订正讹脱百七十餘事”，这是足以成为中国历代高官的楷模的。

三、重视编纂、刊刻文献巨典。如陶澍纂辑、校刊之书有《资江耆旧集》六十四卷、《江苏海运全案》十二卷、《重浚吴淞全案》、《御书印心石屋诗文荟》等。陶澍居两江总督高位，终其生一日也未曾停止研讨学问。他为笺注《陶渊明集》，曾采掇宋元以来笺注陶诗百餘种，或芟或纠，分疏句榜，积岁不休，汇为一编，凡七易稿，终于撰刻成《陶渊

明集辑注》十八卷,通行于世。时任江苏布政使的贺长龄与魏源合作,编纂刊刻了著名的清朝文献总集《皇朝经世文编》一百二十卷。魏源所撰《圣武记》十四卷、《海国图志》百卷、《诗古微》二十卷、《元史新编》九十五卷等也都自刻行世。尤其是《海国图志》,对促进中国由“闭关锁国”走向开放、“睁眼看世界”方面起了巨大作用。其后,乡人王先谦撰写刊刻了《日本源流考》二十二卷、《五洲地理图志略》三十六卷、《外国通鉴》三十三卷,乡人陈运溶辑刻了《麓山精舍丛书》第二辑,也都是踵魏源之后,为引导国家走向开放服务的。周寿昌编纂雕刻了《官闾文选》二十六卷。平江李元度纂辑刊印《国朝先正事略》六十卷、《国朝先正文略》二百卷、《国朝彤史略》十卷等。湘阴李桓纂辑刊印《国朝著献类征初编》四百八十四卷、《国朝贤媛类征》十二卷。宁乡黄本骥刊刻《三长物斋丛书》二百五十九卷。巴陵杜贵墀刊刻《桐华阁丛书》六种四十二卷。湘乡蒋德钧刊刻《求实斋丛书》二十册。至于巴陵方功惠所刻《碧琳琅馆丛书》四十四种一百二十册,长沙叶德辉所刻《观古堂汇刻书》、《观古堂所刊书》、《丽廔丛书》、《观古堂书目丛刻》及其子侄所汇刻之《郎园全书》等,更是在全国都具有较大影响。在这方面,最具代表性的要数王先谦。他撰写、刊刻了十一朝《东华录》六百二十四卷,辑刻了《皇朝经解续编》一千四百三十卷和《南菁书院丛书》一百四十四卷等,所刻其他各种书多达数百种。

四、重视书目题跋的编纂和版本目录学研究。近现代以来,湖湘人所撰藏书书目及题跋之作已构成一个系列。如有,何绍基撰《东洲草堂书目》稿本,曾国藩所藏《富厚堂书目》多种,袁芳瑛《蠹圃书目》稿本二十卷,方功惠《碧琳琅馆书目》、集部书目、藏书记及李希圣为之撰写的题跋之作等多种。王礼培撰《复壁藏书目》一册及《宋元板留真谱》。陈毅撰《阙慎室藏书目》二册。叶德辉撰《观古堂藏书目》四卷、《郎园读书志》十六卷,及其侄叶启勋撰《拾经楼袖书录》三卷、叶启发撰《华鄂堂读书小识》四卷,更是水平甚高。最近彩印出版的《祁阳陈澄中旧藏善本古籍图录》十二册中,有两册半系陈氏所藏善本古籍《解题》,可以视作“南陈北周”中“南陈”之藏书题跋。其他尚有郭宗

熙《绶古楼行篋书目》三册、周达甫《善化周氏守训堂藏书目》两册、瞿宣颖《善化瞿氏补书堂寄存书目》、肖猷《如园架上书抄目》二册,及唐成之、周逸、刘鄂、罗承恩等人藏书目。湖湘人在版本学、目录学研究方面也是硕果累累。如叶德辉所撰《书林清话》十卷、《馀话》二卷、《藏书十约》一卷、《四库全书总目板本考》二十卷、《隋书经籍志考证》不分卷、《书目答问斟补》四卷、《宋元板本考》等。目录学大家余嘉锡先生所撰《四库提要辨证》二十四卷、《目录学发微》四卷、《古书通例》四卷、《余嘉锡论学杂著》不分卷、《汉书·艺文志索隐》稿本等,都是目录学方面的重要著述。

本书近80篇依传主出生年、月先后为序排列。生年不详者,参考其年代大体排入相应位次,可能不尽准确。撰写时,每一列传略遵一定体例,依次写出。如先传主生平小传,次文献活动,次文献特点及精华,次藏书处、刻书处、读书处及藏印,次所撰书目题识,次所纂辑书和所刻书,次文献散佚及传递源流,最后一尾注出典卷次、篇名,以征信于世,亦便读者引用,减省查检之劳。当然,有的传主史料少者不依此例。引用史料尽量录自古籍原文。本书摒弃诗注体,觉得诗既乏味无用,所注史料亦繁而芜杂,不能连贯成篇,阅读不便。自以为按上述体例写出,层次分明,内容明晰,阅读甚便。通读之,有如读一湖湘三百餘年来学术史也。

书中所网罗的这些湖湘近现代文献家可能覆盖仍不周全,加之笔者才疏学浅,见闻寡陋,难免有疏漏、错讹、舛误之处,唯求天下通人不吝赐教。

2007年7月10日

目 录

伍定相	001	何绍基	065
王夫之	003	罗汝怀	074
潘 相	010	邹汉勋	078
刘亨地	015	袁芳瑛	080
刘权之	017	吴敏树	088
潘承焯	018	李镜瀛	092
瞿 榕	020	曾国藩	093
唐仲冕	021	郑士藻	101
赵慎畛	022	周寿昌	102
何凌汉	024	刘 康	106
邓显鹤	027	贺 瑗	109
黄本骥	031	杨 薰	111
唐 鉴	042	何庆涵	112
陶 澍	044	李元度	113
贺长龄	053	黄彭年	115
周封万	055	杜贵墀	119
常大淳	056	李 桓	122
魏 源	060	王定安	125
张 沅	064	赵笃思	128

涂树铭	129
方功惠	131
肖智汉	148
刘人熙	149
王先谦	154
肖 猷	159
何维朴	161
冯锡仁	162
黄国瑾	163
杨调元	166
周达甫	168
蒋澍钧	169
周安涛	173
陈运溶	174
周奎诒	177
翁传煦	180
李希圣	181
叶澍辉	183
张 氏	194
雷 悦	195
王礼培	197

唐成之	203
陈 毅	204
文 濬	207
涂崇立	208
涂特立	211
周 逸	212
郭宗熙	214
袁思亮	216
易培基	220
李肖聃	222
杨昭雋	223
宋教仁	226
余嘉锡	227
谢觉哉	230
瞿宣颖	231
张叔平	234
陈清华	235
何诒恺	243
叶启勋	246
叶启发	251

伍定相

伍定相，字学甫，湖南衡阳人，王夫之父之师。生卒年未详。诗文为南楚领袖。

王夫之云：“初，伍学父先生与先君为师，弟子而相得如友生。先生藏书万馀卷，居恒谓家君：‘此中郎所以贻仲宣者，行为之子。’后先生猝得热疾，遽急不能语。先君躬执药食，先生目语先君，如将有所授者。先君辄俯首不答，归而叹曰：‘吾宁负先生治命，不能受仲宣之托也。’先君严于取与，大率如此。”^①

又咏诗劝读书，免“俗气”，句云：“忘却人间事，始识书中字；识得书中字，自会人间事。俗气如糲糊，封令心窃闭。俗气如岚虐，寒往热又至。俗气如炎蒸，而往依坑厕。俗气如游蜂，痴迷投窗纸。……传家一卷书，惟在尔立志。凤飞九千仞，燕雀独相视。识字识得真，俗气自远避。人字两撇捺，原与禽字异。潇洒不沾泥，便与天无二。汝年正英少，高远何难企？医俗无别方，惟有读书是。”^②此诗通俗易懂，含义极深，劝人读书医俗，真乃千古良药一剂。特附存于此，以警世俗。

中国有重视读书的优良传统。清中期李佐贤于《石泉书屋类稿》卷一《石泉书屋藏书记》云：“胸中不用古今浇灌，则尘俗生其间，照镜则面目可憎，对人则语言无味。”上海金山刻书家钱熙祚于《珠丛别录》自序云：“人生天地间，事之有益，莫有过于读书者。无论圣人贤人，单辞只语，举足以垂世之教。即中材以下，下至农圃、医卜、百工、技艺，千虑一得，莫不持之有故，言之成理。自身心性命，推之至于古今兴废，风俗政教，咸资实用。即一名一物，亦足以博闻多识，涵养性情。天下有益之事，庸有过于读书者哉！”至清末江苏扬州仪征吴引孙

之祖父,其“题咏每自称有福读书堂主人”,且勸其子孙曰“书能读则福可致也”,故其藏书、读书处颜之曰有福读书堂(吴引孙《有福读书堂书目·自序》)。梁启超于《清代学术概论》谓,中国有数千年文明史,中国之典籍如金之蕴于矿者,至丰也,如在矿之金,非开采磨冶焉,不得也。笔者谓,中国数千年积留之典籍,乃民族之灵魂、大脑、神经、骨髓。若无魂、无脑、无神经、无骨髓,其人焉能成立,岂非一怪物、废物。怪哉,今人,终日只知蝇营狗苟,不知读书,视数千年典籍如敝屣,浑身铜臭,岂止“俗气”。确实应该熟读伍师此“劝读书”诗。

① 《薑斋文集》卷十、《薑斋诗话》卷三《南窗漫记》。

② 《薑斋诗剩稿·示侄孙生蕃》。

王夫之

王夫之(1619—1692),字而农,号薑斋,中岁称一瓢道人,更名壶,晚岁仍用旧名。因隐居于衡阳之石船山,故自号船山老人、船山病叟,学者称船山先生。先世本扬州高邮人,明永乐初有官衡州卫者,遂为湖南衡州衡阳县人。明万历四十七年(1619)九月初一日子时王夫之出生于衡阳回雁峰下王衙坪,清康熙三十一年(1692)正月初二日辰时卒于石船山,终年七十四,葬大乐山之高节里。4岁与兄介之入塾。7岁读完十三经。10岁从其父王朝聘(字修侯)学《五经经义》。14岁为诸生。16岁起从二叔王延聘学诗和史。20岁就读于岳麓书院。24岁与兄介之同举崇祯壬午乡试,以道梗不赴会试。

明亡,闻崇祯帝殉社稷,涕泣不食者数日,作《悲愤诗》一百韵,后又三续一百韵。乃迁居南岳双髻峰下,筑茅舍续梦庵。顺治三年夏曾赴湘阴上书司马监军章旷,劝其出面调和湖南湖北两军矛盾,章不听。乃南走桂林,丁父忧终制后,于顺治七年二月起为南明朝行人司行人。内阁王化澄等奸邪巨魁,把持朝政。王夫之三上疏参化澄,化澄恚甚,必欲杀之。会有人救之得不死,乃返桂林。后以母病歿,乃间道归衡。其后大学士瞿式耜殉节于桂林,少傅严起恒受害于南宁。王夫之知势愈不可为,遂决计老牖下矣。遂浪游于浯溪、郴州、耒阳、常宁、涟邵间,以躲避清兵搜捕。顺治十七年,归衡阳金兰乡高节里之石船山,于茱萸堂(今曲兰乡湘西村)筑败叶庐。十年后又在败叶庐前筑土室名曰观生居。康熙十四年秋又筑湘西草堂茅舍三间。晨夕杜门,萧然自得。自明亡之后,著书凡40年,其学深博无涯矣,而原本渊源于中国传统文化。其次子王啟追述其父晚年著述生活云:“自潜修以来,启

户牖，秉孤灯，读‘十三经’、‘廿一史’及张、朱遗书，玩索研究，虽饥寒交迫，生死当前而不变。迄于暮年，体羸多病，腕不胜硯，指不胜笔，犹时置楮墨于卧榻之旁，力疾而纂注。颜其堂曰：‘六经责我开生面，七尺从天乞活埋。’于《四书》及《易》、《诗》、《书》、《春秋》各有稗疏，悉考订草木鱼虫山川器服以及制度同异，字句参差，为前贤所疏略者。盖府君自少喜从人间问四方事，至于江山隐要，士马食货，典制沿革，皆极意研究。读史读注疏，于书志年表，考驳异同，人之所忽，必详慎搜阅之，而更以闻见证之，以是参驳古今，共成若干卷。”^①

王夫之与黄宗羲、顾炎武为清初三大思想家，影响中国思想界、文化界、学术界已300多年。40年中，王夫之著述约百种，400馀卷，近500万字。他对天文、历法、数学、地理均有研究，尤其精于经学、史学、唐宋明诗。其哲学著作代表了古代朴素唯物论和辩证法的最高成就。其民本政治思想学说，深受近代谭嗣同、梁启超、章太炎所推崇。其诗论亦多创见。

王夫之与传统意义上的文献家有一些不同。王敌曰：“先人家贫，笔札多取给于故友及门人，书成，因以受之，藏于家者无几矣。”^②连自己的著述都随写随送，“藏于家者无几矣”，更谈不上藏书，更加谈不上收藏宋元本、名人抄本、校本。也无从进行校书、编目和撰写藏书题跋。本书之所以将其作为文献家收入，是因为在其卒世后其著述的蒐求与出版，一直是全国文献学界的大事，像一条红线贯穿于湖南文献事业史。

王夫之约百种著作，生前仅刊刻《瀚涛园集》一种，今已佚。歿后，康熙四十一年，王敌在门人及朋友资助下，其湘西草堂刊刻其父《船山遗书》十馀种，今亦少流传。王敌字虎止，号蕉畦，生于清顺治十三年（1656），至雍正八年（1730）已76岁应聘纂修《衡阳县志》，仅成稿数卷而病卒。所撰有《薑斋公行述》、《湘西草堂记》及未刊诗集《怀音草》手稿。

至清乾隆年间，《四库全书总目》著录王夫之著作仅六种，其中有两种入存目。另有九种被列为查禁之书。这些书均注明系“湖南巡抚

采进本”，时任湖南巡抚为刘墉。所有的书均未详版本究系刻本，抑稿本，抑抄本。《总目》对所著录王夫之著述多持肯定态度。如谓《周易稗疏》“言必征实，义必切理，于近时说《易》之家为最有根据”。谓《书经稗疏》“大抵辞有根据，不同游谈，虽醇疵互见，而可取者较多焉”。谓《尚书引义》“推复其大义，多取后世事为之纠正”，“议论驰骋，颇根理要”。余嘉锡案：“刘毓嵩（崧）《尚书引义》序云：‘此书就《尚书》每篇之义引而申之，其体裁近于《韩诗外传》、《春秋繁露》。’”“夫之以明末举人为永历帝行人，以议论切直，触忌告归。而其心每饭不忘君，故其所著《通读鉴论》、《宋论》，往往陈古刺今，针对时事而发。此书亦犹是也。而又自其归后，闭户著书，足迹不入城市，以故老死空山，声誉不出湖湘。四库馆臣仅知其为明末遗老，而不深悉其生平，故只能论其书，不能推知其意也。”^③谓《诗经稗疏》“是书皆辨证名物训诂，以补传笺诸说之遗”，“皆确有依据，不为臆断”。谓《春秋稗疏》“在近代说经之家，尚颇有根柢。其书向未刊行，故子纠之说，近时梁锡珣据为新义。‘鞶不书族定姒非谥’之说，近时叶酉亦据为新义，殆皆未见其书也”。从这些提要可知，王夫之的这些著述学术价值均极高，但因家里贫穷，乏力整理出版，故很多早已被他阐释过的观点，因其书未流布，故100多年后还被他人当作新义来首次提出。又余廷灿《王先生夫之传》云：“先生可谓笃信好学，蒙难而能正其志者”，“而著《正蒙》一书，尤穷天地之奥，达性命之原，反经精义，存神达化。朱氏亦谓其广大精深，未易窥测。先生察于天人之故，通乎昼夜幽明之原，即是书畅演精绎，与自著《思问录》内外二篇，皆本隐之显，原始要终，朗然如揭日月。至其扶树道教，剖析数千年学术源流，分合同异，自序中罗罗指掌，尤可想见先生素业。虽其逃名用晦，遁迹知稀，从游盖寡。盖视真西山、魏了翁以降，姚、许、欧、吴诸名儒，仅仅拾洛闽之糟粕以称理学，其立志存心，浅深本末，相距何如也”。^④因此，蒐集、整理、刊刻船山遗著便成为中国文献事业史上的一大历史任务。

这一大历史任务便首先落在了湖南文献家的肩上。道光年间，继王敬之后，王夫之裔孙王启原（世全）守遗经书屋刊刻《船山遗书》

十八种,一百五十卷。参加编辑工作的有新化邓显鹤(湘皋)、邹汉勋(叔绩)和湘潭欧阳兆熊(晓晴)等人。但很快就发生战乱,太平军犯湘潭,板毁于战火。

至同治初年,曾国藩、曾国荃兄弟在军事上取得了辉煌胜利,便把注意力转向文献事业上,集中力量蒐集、整理、出版《船山遗书》。曾国藩在《序》中说:“《王船山先生遗书》,同治四年十月刻竣,凡三百二十有二卷。国藩校阅者《礼记章句》四十九卷、《张子正蒙》九卷、《读通鉴论》三十卷、《宋论》十五卷、《四书》、《易》、《诗》、《春秋》诸经稗疏、考异十四卷,订正讹脱百七十馀事。”“道光十九年,先生裔孙世全始刊刻百五十卷,新化邓显鹤(湘皋)实主其事,湘潭欧阳兆熊(晓晴)赞成之。咸丰四年,寇犯湘潭,板毁于火。同治初元,吾弟国荃乃谋重刻,而增益百七十有二卷。仍以欧阳君董其役,南汇张文虎(嘯山)、仪征刘毓崧(伯山)等分任校讎。庀局于安庆,藏事于金陵,先生之书,于是粗备。”^⑥至民国二十二年,上海太平洋书店又重印曾氏兄弟所校刻之《船山遗书》,并增加12种。至1999年7月,北京出版社又重印上海太平洋书店板共八万册,现将其子目列如下,以备学者、文献家参考焉。

1. 《周易内传》六卷;
2. 《周易稗疏》四卷,《四库全书总目》著录;
3. 《周易外传》七卷;
4. 《书经稗疏》四卷,《四库全书总目》著录;
5. 《尚书引义》六卷,《四库全书总目》著录,入存目;
6. 《诗经稗疏》四卷,《四库全书总目》著录;
7. 《诗广传》五卷;
8. 《礼记章句》四十九卷;
9. 《春秋家说》三卷,《四库全书总目》著录,入存目;
10. 《春秋世论》五卷;
11. 《春秋稗疏》二卷,《四库全书总目》著录;
12. 《续春秋左氏传博议》二卷;
13. 《四书训义》三十八卷;

14. 《读四书大全说》十卷;
15. 《说文广义》三卷;
16. 《读通鉴论》三十卷;
17. 《宋论》十五卷;
18. 《永历实录》二十六卷;
19. 《莲峰志》五卷;
20. 《张子正蒙注》九卷;
21. 《思问录》一卷;
22. 《俟解》一卷;
23. 《噩梦》一卷;
24. 《黄书》一卷;
25. 《老子衍》一卷;
26. 《龙源夜话》一卷;
27. 《愚鼓词》不分卷;
28. 《识小录》不分卷;
29. 《搔首问》不分卷;
30. 《庄子解》不分卷;
31. 《庄子通》不分卷;
32. 《相宗络索》不分卷;
33. 《楚辞通释》十五卷;
34. 《薑斋文集》十卷;
35. 《薑斋文集补遗》二卷;
36. 《船山经义》不分卷;
37. 《薑斋五十自定稿》不分卷,被四库馆禁毁;
38. 《薑斋六十自定稿》不分卷,被四库馆禁毁;
39. 《薑斋七十自定稿》不分卷,被四库馆禁毁;
40. 《薑斋诗分体稿》四卷,四库馆禁毁《七言近体》、《五言近体》两种;
41. 《薑斋编年稿》不分卷;